

## 摘要

本論文以十七世紀後半至十八世紀之宮廷內、外續蘭亭會為研究對象，主要想了解清代「續蘭亭會」在王羲之集會的參考模式下，如何透過「物」的製作，完成「塑造群體」的目標，進而了解這些調整與改變，在蘭亭傳統的延續上發揮了甚麼樣的重要性。王羲之蘭亭會因產出《蘭亭序》名蹟而為後代一再追仿，這個可供後代續蘭亭會進行「調整」之「紀念物」製作，可用以展現不同的文化趣味與社群品味。這個調整的過程與趣味的創造，同時可藉以展現該群體之文化資本（如收藏、畫家資源等）、學術興趣，突顯該群體的特殊性格，因此也利於作用在「塑造群體」上。要之，本文將續蘭亭會之空間設計、活動安排及紀念物的創造等，視為一個有機的結構性組合，在此結構性組合上，討論其每個環節所具有的意義。

本文以第二章為始，梳理「曲水流觴」及修禊活動之早期現象，並討論王羲之蘭亭會如何在唐代成為歷史典範。第三章是以清宮內部之流杯建構與「紀念物」的製作為中心，探討康熙、乾隆兩位皇帝如何透過流杯亭的建造及使用，來塑造帝王與臣子、外藩間之群體感。本文第四、五章，將焦點轉往宮廷外部，檢視同時期地方所發生之續蘭亭會的發展。第四章回顧紹興蘭亭在清初康熙、乾隆兩位帝王時期的整修狀況，以及地方官員與地區菁英如何透過續蘭亭會的舉辦以「塑造群體」，聯手恢復地方榮耀的過程。第五章，筆者挑選了兩個成功透過續蘭亭會之「紀念物」的製作，以達「塑造群體」期待的地方社群。分別為紹興知府李亨特及畢沅幕僚劉錫嘏所主持的續蘭亭會。這兩個集會都是由幕僚團體所組織。此二集會對蘭亭傳統的調整，主要呈現在「紀念物」的製作上，這樣的「紀念」方式有別於過去的蘭亭傳統，甚有新意。第六章，則討論了十九、二十世紀中、日、韓、臺灣等地之續蘭亭會個案，以及為本論文研究作一總結。

總之，本文從「集會」的角度，透過對「紀念物」與「塑造群體」之運作觀察出發，試圖說明以往不受重視之清代續蘭亭會，在蘭亭傳統發展上的重要性。